



青莲文学

主办：济宁晚报社

济宁市青年作家协会

协办：济宁永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

邮箱：qinglianwenxue@163.com

老家给我留有一小块宅基地，那是父亲在世时给他的几个儿子留下的最大一笔遗产。当年，他用双手和铁锹，日复一日地挖坑、剜土、推车，历经多年，如蚂蚁啃骨头一般垫起了这方土宅。

因工作生活在几十里外的县城，属于我的那方宅基地上一直没盖房，家人就开垦出来种些应季蔬菜，四季不闲着。

数九时节，我赶回老家为母亲过寿。吃完午饭，我去后院看那块属于我的宅基地。院墙外，除去一方猪圈，一个狗舍，一个鸡笼，剩下的地方就都交给菜园了。小寒快到了，蒜苗已顶破塑料薄膜，白菜还没收，一片菠菜被树叶覆盖着，叶子依然青绿。

宅基地下面曾是个大水坑，几十年前，大坑直通村北清河，四季流水不断。眼下，清河已断流多年，坑也干涸了。新修的高铁在村东穿行而过，横跨这方农田，届时，将有更多的人告别家乡奔赴远方。

母亲指着东北角的一小块地说：“待会挖点胡萝卜带着吧，一点化肥都没上，好吃得很。”我应了一声，转身去找铁锹。一张席子大小的地方，被树叶密密盖着，不细看都很难看出下面还有长满细碎叶片的胡萝卜。我慢慢拨开叶子，那青翠欲滴的胡萝卜缨子就露了出来，像初生的孩子，贪婪地沐浴着冬阳。

唤冬

孔伟建

沐浴着冬阳。

这树叶来自邻居家两棵大杨树，邻居已搬走多年，没有院墙，房屋凋敝，白杨却一年比一年粗壮。无意间，落叶为胡萝卜盖了一层过冬的被子。

我开始用铁锹小心翼翼地挖胡萝卜，我要试探铁锹和胡萝卜之间的距离，尽量不要伤到它们。此刻的我，仿佛回到了多年前在地里干活的时光，感谢那段生活经历，让我掌握了用铁锹挖地干活的技能。我能准确预测胡萝卜埋在地里的深度，以及胡萝卜之间的距离，我知道右脚需要怎样的力道蹬锹，左脚怎样做好支撑，胳膊和腰部该如何协调发力。果然，伴随着铁锹下去，一个个胡萝卜随之松动。拔出铁锹时，一个个胡萝卜便见了天日。

土地是沙土质地，挖地并不费多大力气。乡村是泥土做的，沙土也好，黑土也罢，只是乡村的一种表情。长在土地里的蔬菜，它们只相信节气，相信根脉，相信因果，从不欺人。对人而言，每次与土地、庄稼或蔬菜的相遇，都是一种缘分。一季又一季的庄稼，一茬又一茬的蔬菜，迎来送往，循环往复，迎来一茬丰收，就多一份希望。如果没有土地陪伴，何来丰收？如果没有丰收陪伴，一生多么苍白。

就这样，这些或黄或红，或大或小，或胖或瘦的小家伙，被我从地下一个个请了出来，它们身上还沾着新鲜的泥土，是我将熟睡的它们唤醒了，将沉睡的冬天唤醒了。在冬天的一个下午，把这块

土地唤醒了。

这些胡萝卜自从被撒下种子，就没有出走过，慢慢经历炎夏、凉秋、严冬，它们与时间逐渐达成了和解，签订了某种契约。它们一直生长在黑暗中，一直安睡在时间最深的睡眠里。风雨来了，就摇一摇、晃一晃，根随之就往下扎一寸。就这样，摇着摇着，晃着晃着，根就扎结实了，胡萝卜就长大了。然后，慢慢等着有一天，来人将它们唤醒。

这些胡萝卜远不如市场上卖的那般大，那般均匀，拇指粗细者居多，根须丝丝缕缕，神似小人参。我来者不拒，照单全收。

我将胡萝卜缨子慢慢薅掉，放在一起。妻子说，用白面拌了做蒸菜，加点蒜泥，蘸着吃，既是菜，也是饭，省事又管饱，在饭店里都是一道很受受欢迎的菜。

小寒时节，空气清冽。这个下午，我挥动铁锹，活动筋骨，竟然出汗了。在这个静谧的小村，在小村的寂静一角，在属于我的这方小宅上，我将新鲜胡萝卜一个个收拢起来。我没参与耕耘、播种和管理，只是参与了丰收，享受了丰收的乐趣，竟有不劳而获之叹。

母亲说：“这胡萝卜，别看长得不咋样，蒸着吃，熬汤喝，腌咸菜，炒菜用，都好吃。”回家当晚，我就蒸了几根，入口果然香甜软糯，滋味很正很足。吃一口，品一下。再吃一口，再品一下。晚上做梦，一夜甜蜜。

真后悔自己当时不肯出力，挖得少，带回来的少了呢。



小说

定点理发店

陈淮贵

连续几个星期加班，让大家十分疲惫，尤其是天天写总结汇报的孙靖安，更是胡子拉碴，头发凌乱。

大家说再怎么加班也得理发呀，走到街上，随便找个理发店，半个小时就理好了。孙靖安却总是说没时间，真的没时间。大家觉得好奇，这么多天过去了，挤不出半小时的时间？

说得多了，孙靖安不得不交代：我是定点乡下一个理发店的，有二十多里路远，需休息日乘公交车去。

大家心照不宣地哄笑起来。问理发师肯定是个女的，对吧？对。肯定长得漂亮吧？还可以。大家笑得更欢了，几周来的工作压力、沉闷一下消解了不少。

什么时候带来让我们看看？有人提议说。带来？孙靖安摇摇头，让人大失所望。但他说，你们也可以去理发啊。

去理发？人人打起了退堂鼓。要人花上半天时间专门到乡下一个理发店，似乎不太划算。

车票我买。孙靖安说。

理发费我出。孙靖安说。

回来我请客喝酒。孙靖安又说。

我去！正画着图纸的钱扬叫道。

你也太会帮你女朋友拉生意了吧。有人对孙靖安揶揄道。

不是我女朋友。孙靖安否认。

终于到了一个不加班的周末，孙靖安果真邀上钱扬等人搭上了开往尚坊乡的公交车，去乡下理发。车子开了十来里路，就进入了山区，在盘山公路七转八弯，几个急转让他们头晕目眩。

好不容易开到终点，钱扬干呕了好一会才回过神来。

他们走到了路边一家理发店门口。只见店里一个长发披肩、身材硕长的女人正低着头仔细地给一个中年人剪头发。看到他们进来，笑着对他们点点头，说先坐一下。

女人三十多岁，面容姣好，只是脸上罩着一种疲惫。

钱扬注意到屋角坐着一个小男孩，正认真地做作业。

有小男孩……钱扬忽然感觉大家对孙靖安的猜测

有点不对……可是，他为什么要定点这里呢？跑这么远来就为理个发？

叔叔——男孩抬头看到孙靖安，亲热地叫了一声，然后拿着作业本跑过来。叔叔，这道题教教我。

好，我看看。孙靖安接过作业本，看了看便讲解起来。

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男孩一听便懂，兴奋地喊起来。上次你讲的题考试考到了，全班就我一个人做对了！老师说说我进步很大！

啊——

里面忽然传来一阵粗重浑厚的声音，钱扬被吓了一跳。定睛一看，原来，屋角的帘子后面有一张床，躺着一个昏睡的男人，刚才的那个粗重声音，就是这个男人发出的！

钱扬惊骇不已，刚想问什么，但孙靖安若无其事的样子又让他将到嘴边的话咽了下去。

他会叫了。坐在理发椅上的中年人说。

是的。女人收回目光，继续小心地剪着头发。

这么多年了，你真不容易，找到你这样的好女人真是福气。中年人感慨地说。

中年人理好发后，女人走过去帮床上的男人擦脸和手，又问了小男孩的作业，然后招呼他们去理发。

钱扬坐到理发椅上，头上顿时响起一阵轻巧的“咔嚓”声。

几个人理好发，付了款，默默地往外走了一会，孙靖安开口说，他是从报纸上看到报道，这个女人的丈夫几年前出车祸成了植物人，女人上有婆婆下有儿女，独自经营这家理发店，因怕丈夫肌肉萎缩，她把丈夫安顿在店里，一边理发，一边照顾。看到这篇报道，他特地找到这里，久而久之，便习惯来这里理发了，有时还帮着辅导她孩子学习。这段时间她丈夫有所好转，能发出简单的声音了，还会笑……

同事终于明白了。

中午我请你们吃饭吧，说好的。孙靖安指着路边的一个饭店说。

不，我们请你吃吧，谢谢你告诉我们一个这么好的定点理发店。

她理的头发真好看。钱扬说。



诗歌

写对联(外一首)

王笑风

我们所渴求的
需要从虚无中攫取
地气蒸腾，乌云翻滚
白雪使所处之地轻盈
多少父母白发飘摇
在他们的时空里忙碌

我双手碰触到的
都是热切盼望幸福的人
该写对联了
裁剪得当的红纸上
要写下又一年的批注

擦玻璃

玻璃擦亮了，光一下照进来
里面的光拽着外面的
外面的也拽着里面的
光照忽然强烈，令人惊喜
后来又觉得，还是有光
被玻璃挡住，但已不用在意

擦完玻璃
屋里一下亮堂了
看不清的也看清了
擦玻璃的身影来回晃动
那是在光里留下影子的人